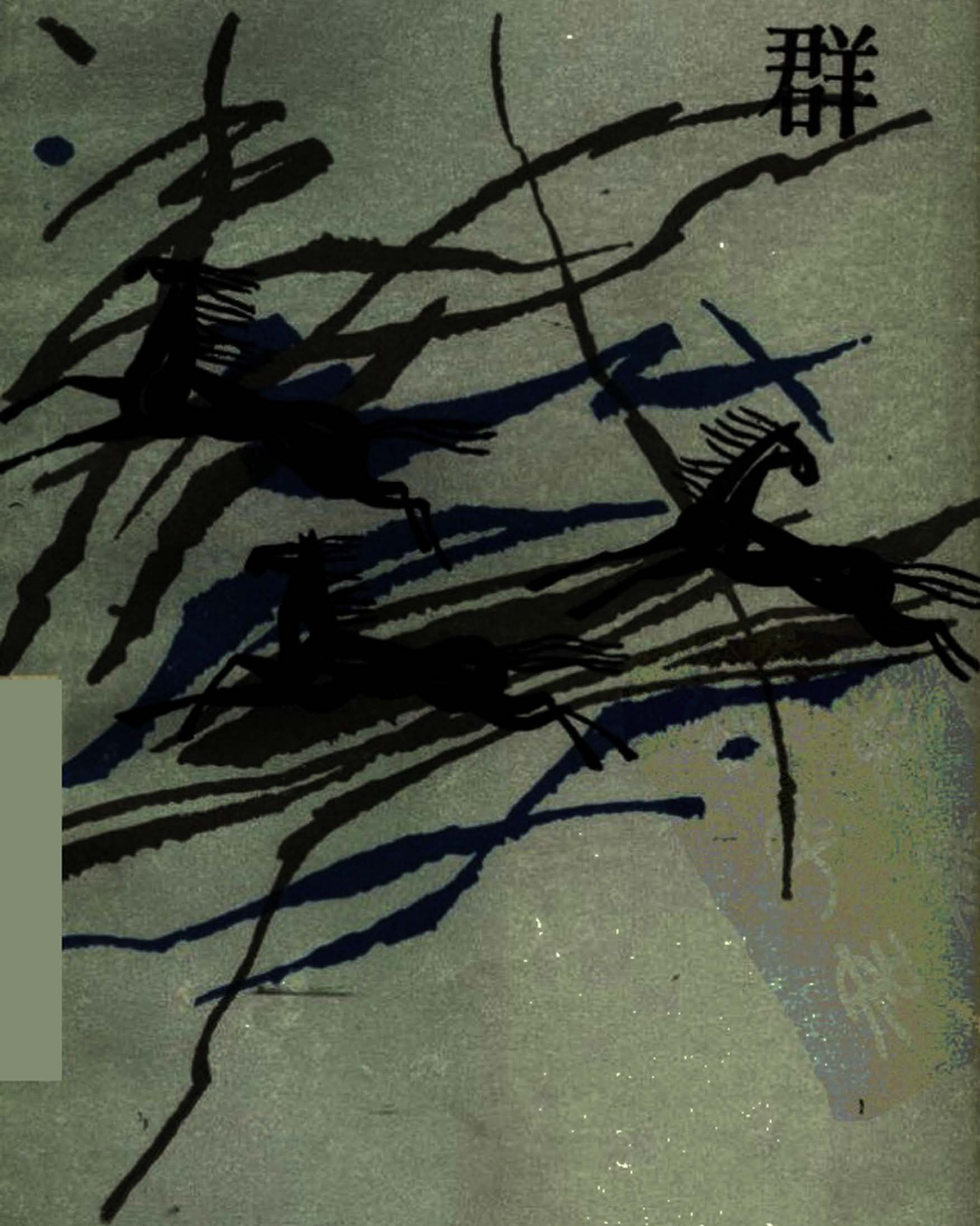


周
涛

野马群



野马群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3271

责任编辑：姜金城

美术装帧：陆震伟

野 马 群

周 涛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4 插页4 字数 54,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078·3596 定价：0.75元



目 录

野马群·····	1
峭壁·····	5
在天空旷野之间·····	7
边城·····	10
伊犁河·····	13
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	21
掠过死亡之海·····	27
山巅上·····	29
博格达峰峦所塑的雕像·····	32
寻找那片白桦林·····	35
致阿尔泰山·····	38
古城遗址·····	41
喀什噶尔的葡萄园·····	43
别喀什噶尔·····	45
只有太阳睁大灼热的眼睛·····	48

沙枣林·····	50
大戈壁落下小小的阵雨·····	53
胡杨·····	56
流沙·····	58
毡房渐渐远了·····	61
叶尔羌河流进沙漠·····	64
我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67
天池·····	69
骚动·····	72
在高原·····	74
帕米尔的新娘·····	77
栗色马驹·····	79
雪山水·····	82
啊哈,我见到了你们·····	85
致新疆·····	88
我爱马·····	91
黄昏时我在旷野·····	95
于是我开始·····	98
其实传说就是历史·····	100
从昆仑山回到绿洲·····	102
哈萨克女郎阿丽娅·····	105
我的无边无际的大戈壁·····	107

艾提尕尔礼拜寺.....	111
凿石者已经死去.....	113
我属于北方.....	116

野 马 群

兀立荒原
任漠风吹散长鬃
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
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
三五成群
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
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

同是马的一族
却与众马不同
那拖曳于灌丛之上的粗尾
和披散于胸颈额前的乱鬃
都是未经梳理和修饰的
落满尘沙的背脊
不曾备过镶银的鞍具

强健的臀部
没有留下铁的烙印
在那桀骜不驯的野性的眼睛里
是很难找到一点温顺的啊

汗血马的后代
突厥铁骑的子孙
一次酷烈的战役之后
侥幸生存下来的
古战场的遗民
对于残酷搏杀的遥远的记忆
和对战死者固执的忠贞
使它们成了
这块荒凉土地的见证

昔日马中的贵族
失去了华贵的马厩
沦为荒野中的流浪者
面临濒于灭绝的威胁
与狼群周旋
追逐水草于荒漠
躲避捕杀的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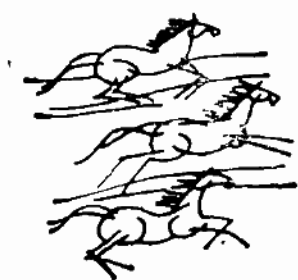
但是即使袭来旷世的风暴
它们也是不肯跪着求生的
一群呵……

也有过
于暮色降临之时
悄悄地
接近牧人的帐篷
呼吸着人类温暖的气息
垂首静听那神秘的语言和笑声
隐藏于血液的深情
在野性的灵魂中被唤醒
一种浪子对乡土的怀恋
使它们久久地
默然凝神
可是只须一声犬吠
又会使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牧人循声而出
遥望那群疾不可追的
隐匿于夜色之中的黑影
会轻轻地说：

“呵，野马群……”

1982年5月24日



峭 壁

地球古老隐秘的历史
在这里露出一角
裸露的断层
是它的年轮

无论是承受
柔风的抚摸或烈风的抽打
它都默然无语
一任岁月霜雪雷电的车轮
在它倔强的脸上
留下辙印

在它的壁缝间
一棵倾斜的老树
正艰难地伸向河面

仿佛饮水者弯曲的手臂
却总也够不着

它有无数寂寞的黄昏
在寂寞中
只有沉思是排遣也是享受
纷纷归回洞穴的鸟群
是它纷乱的思想

河水日夜地冲刷
雨和春雪浸润
引起躯体上风化部分的坍塌
松软衰朽的岩片倒进激流
激起沉重的回声
但那不是叹息
即便是石头
也需要更新

1982年10月28日

在天空旷野之间

把那些繁华的日子都封存于记忆吧
如今，我正站在天空旷野之间
这广阔而高远的世界
此刻只有我，只有我
是太阳灼热的目光所注视的焦点

我终于来到天空旷野之间
为了寻找这地方
我曾拥挤于都市汹涌的人流
然后沿着雪峰荒凉的额顶
在戈壁上跋涉了许多年

虽然这只是起点而并非终点
但我毕竟找到了起跑线
辽远的地平线就在脚下了

生命这一支长箭
缓缓搭上大地绷紧的弓弦

在现实的旷野
——这块无遮无碍的土地上
我将随时面对历史的天空
——那永远不可企及的万重蓝天
把自己射向一个光明的极限

我既代表牛蒡、酥油草和藤蔓
也代表一闪的昙花、高贵的紫罗兰
不论是希望还是痛苦
我都愿意把它作为
投寄给未来世界的箴言

在旷野无边的期待里
在天空漫长的积聚里
假如没有风，没有雨
没有乌云，没有闪电
那我就是唯一的语言

既然我已经找到了这里

那就谁也别想叫我折返
我是情话也是誓言
我是真实也是梦幻
写在庄严的天空旷野之间

1982年2月22日



边 城

在两根最长最长的破折号后面，
终于有了个句号，这座边城。
甚至古代边塞诗人的眼睛，
也没有看见这一片如林的帐篷。

城外至今是树草森森，
想见这城原不过是野店荒村；
冒险的商旅，盗马的强人，
留下多少没有籍贯的子孙。

城里还留下一座楼台，
相传是纪晓岚著书的草亭；
冰冻狼毫，雪欺柴门，
埋下多少贬谪者的艰辛……

一年之中就有半年的寒冬，
霜树冰花就是塞上风景；
三个人里兴许有一个罪人，
荒凉的关外只收容孤胆野魂！

只有他们象一群疲惫的骆驼，
被狠心的命运判了无期徒刑；
江南的热土呵反正没了希望，
咬一咬牙关在雪峰下生根。

深雪里硬是蹚出一条街衢，
山窝里赤手扒出这座边城，
异域的风俗没改了本性，
门前栽一棵垂柳，盼听蝉声……

他想着朝廷朝廷不想他，
年年只见烽火狼烟，不见书信；
都说那西湖水绿风清出才子，
谁记得戈壁边陲有遗民？

苍老的班超含泪遥望酒泉郡，
升迁的悍将酷吏却镀了金身；